

光的追求

焦祖尧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光的追求

焦祖尧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董其中

插图：王宗训

光的追求

焦祖尧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2.5 插页6 字数225,000

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,000册

书号：10100·469 定价：1.09元

责任编辑 蒋寿山

《光的追求》序

马 烽

现在说来，焦祖尧同志已经是一位中年作家了。他在山西大同开始写小说时，才是个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。二十多年以来，他始终生气勃勃地进行文学创作。前年他的长篇《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》刚出版，就受到了好评；现在又要出他的第四个短篇小说集了。看到他的进步成长，我由衷地感到高兴。

我从来没有为别人的集子写过序，我也不能对焦祖尧的作品作详细的评论。我只能就我所了解的关于焦祖尧的创作道路说几句话，希望这对其他从事写作的青年同志能有一点参考价值。

焦祖尧是工业专科学校毕业生，一九五五年分配到大同的山西柴油机厂工作。他在学校里就喜爱文学，但是他仍然把工科的功课学得很好。他在工厂里是一位很好的技术员，同时也是一位很积极的团支部书记。一九五八年他下放到雁北农村，又热情地投身于农业生产劳

动。这时他进行业余文学创作，在山西的文学刊物《火花》上开始发表作品。一九六二年他调到大同市文联工作后，便深入煤矿生活，不但熟悉煤矿生产，而且在矿工中交了许多知心朋友。我介绍这些不是为了别的，而是为了说明焦祖尧的两个特点：一是热爱社会主义生活，被生活所吸引，不管在哪里都能一心扑到沸腾的生活中去；一是谦虚地向工人农民学习，注意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感情。这两个特点使他在创作中不断前进，据我所知，他在创作上没有走过什么大的弯路。从他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，他在生活上是比较踏实的。《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》所反映的基本上是他当技术员时的生活。收在这个集子里的许多作品的素材，也都是他从雁北农村，从大同煤矿的生活中得来的。

焦祖尧同志生于风光秀丽的江南，以后到雁北农村和大同煤矿，那里的生活条件都相当艰苦。他主动选择这条道路，勇敢地走过来，这对他个人一生的创作都会有深刻的影响。我觉得，这种深入生活的方式，今天仍然值得提倡。一切有出息的文学家都应到广大工农兵生活中去，体验生活，改造思想，在无尽的生活源泉中汲取营养。

对这个集子中的作品，过去曾有过不少评论，我在这里说不出什么新意见。总的印象是认为作者选材严肃，思考深沉，着力于发掘平凡生活的价值，着力于歌颂生活中的美好事物。集子取名为《光的追求》，也就是这个

意思。是的，焦祖尧同志是在努力追求社会主义生活的
光辉。他的作品有塞北的刚健之气，又带着江南的明丽
之情。这些，最好请读者自己去品评吧。

焦祖尧同志是在山西成长起来的作家。这个集子按
说应该在山西出版，但作者愿意送到江苏人民出版社，
原因是他出生于江苏，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江苏
度过的。人都有点乡土之情，这本集子，也可说是他向
故乡故土人民的汇报。

一九八〇春于太原

目 录

《光的追求》序马烽(1)

“爱人”(1)

归来(23)

复苏(47)

一个冬天的早晨(67)

时间(88)

岗位(111)

褚三这个人(133)

苦艾子(152)

山药蛋种子的问题(175)

煤的性格(194)

故事发生在双沟河边(214)

月季花(234)

在阳光下(250)

学步记 (270)

资料员老杨 (294)

泉 (312)

力量 (333)

老劳模的牙疼病 (353)

光的追求 (369)

后记 (390)

“爱 人”

一

齐娴是个三十四岁的老姑娘。十多年前，她在矿务局总医院工作时，据说在个人问题上受过挫折，以后就一直没有再谈恋爱。她调到矿上后，全副精力用在工作上，除了探望病人，绝少与人交往。她穿着朴素，表情严肃，平时不苟言笑。这些年，拿听诊器的大夫，本来是很有办法的人，尤其是矿上的大夫，更加吃得开。有人要休息几天，病假条一开就可免扣工资；有人不想下井工作，一张“不适宜井下操作”的诊断书就能解决问题。作为交换，医生有些什么要求，一般也会得到满足。齐娴没有学会这一套，只会公事公办。人们就觉得她很怪。有人笑她“不食人间烟火”，说她是“清教徒”，甚至讲她大概因为生活上有过难言的隐痛，所以精神上发生了变化。对于这些议论，齐娴从不计较。为病人解除疾苦，让他们重获健康，是她生活中的最大快乐。她总是从别人的幸福中得到慰藉。

可是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齐娴有了新的期待，

一种早已泯灭了的朦朦胧胧的感情，又在她的心头萌生了。

这天晚上九点来钟，齐娴在值班室里翻着书，却有点心不在焉。她合上书，走到窗口，眼光投向灯光闪烁的井口。她相信，他会从那儿出现，匆匆地向她走来的。……

五个月以前，一个槐花飘香的傍晚，她去锅炉房打水。回来时经过幼儿园，见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坐在门槛上哭泣。她问了孩子，才知她爸爸临时被人叫走了，原说一会儿就回来，可是到现在还不见人影。

齐娴心里埋怨那粗心的家长，把孩子领回自己的宿舍，拿出糖果和饼干招待她。八点多钟，接孩子的人来了。她没有想到，这孩子的爸爸竟是矿长王忠民。

齐娴只知道王矿长的爱人年初去世了，其余就一无所知。她对别人的家庭生活从来不感兴趣。

“麻烦你了，齐大夫！”四十岁上下、个子高大的王忠民，说话时嗓音却很低润和婉。“真抱歉，刚才有件急事儿要处理。”

齐娴忘记招呼矿长坐下来，只是抚摸着小女孩的头说：“她很可怜。”

“唉！”王忠民长叹一声，“她命苦哇！”

齐娴看了矿长一眼。这个身材魁梧、看上去浑身充满精力的一矿之长，竟也会感叹起命运来，这是她没有想到的。她说：

“今后，你就带着她这么过下去？”

“还能怎么过法呢？”王忠民说着，不由得认认真真地打量了一下这个独身的女大夫。她显得还年轻，皮肤白皙，五官端正清秀。站在她面前，就象站在白雪皑皑的原野上，仰视着雪后蔚蓝的晴空，感到的是一片清新和纯洁。

王忠民的心弦被拨动了。为了掩饰自己的感情，他想抽烟，但看到屋子里素雅的布置，想到女大夫们清洁成癖，便把掏出的烟盒塞进了口袋。

齐嫻连忙找了个不用的针匣，抱歉地说：“从来没人来我这里抽烟，你用它好了。”

“我不在你的闺房里散布尼古丁了。”王忠民得体地开了一句玩笑，显得十分尊重对方。“回家吧，娟娟！”

娟娟却倚在齐嫻的怀里，嘟起小嘴说：“阿姨这儿好，我不回家。”

当王忠民违反孩子的意愿，抱起她再次向齐嫻道谢时，女大夫真诚地说：“以后晚上要是有事，你把娟娟放在我这儿好了。”

从那以后，王忠民就因为娟娟和齐嫻接触起来；齐嫻对他也逐渐有了了解。文化革命开始时，王忠民还是个调度员，对生产是比较熟悉的。他不参加对立两派的斗争。有人欣赏他这一点，把他结合进了领导班子。那些日子里，他居然平平安安地过来了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原来的主要头头下去了，由于他一直负责抓生

产，被提拔当了矿长，后来又兼任矿党委代理书记。年初，他向全矿职工提出了要在年内把矿山建成大庆式企业的战斗目标，并在大小会议上一再强调。

王忠民带着这个目标，闯进了齐娴的生活。他向齐娴叙说创建大庆式企业的意义，有感于目前工作上的复杂和麻烦；慨叹人生的艰难，诉说自己孤独生活的寂寞；有时还吞吞吐吐地告诉她，上级领导对他如何器重并寄予希望。

长时期来，齐娴象枯井一样的心潭里，被王忠民投下的石子激起了浪花。起先，她对他还只有同情，后来又加上了钦佩，钦佩他的工作魄力和舍己忘我的工作精神：建成大庆式企业这个目标，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。特别是对方的尊重和体贴，给了她很深的印象。他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。在齐娴面前，他没有表现出一点职务上的优越感。他显得非常了解这个老姑娘的性格特点，从未触动过她心灵上的创伤。有时，她在工作上遇到了困难，王忠民总是不声不响地帮助她解决。她处处感到王忠民对她的温情。她没想到，这个外表粗犷的矿长，竟对她如此细心。齐娴不知不觉喜欢他了。……

矿区主干道上出现了一个黑影，正急匆匆地向医院走来。齐娴断定这是王忠民。他的脚步总是那样匆忙。每一分每一秒钟，他都在用自己的心血灌溉着矿山的大庆之花。她喜欢他的事业心。

王忠民喜气洋洋地进了值班室，在齐娴对面坐下。

“这个月任务又没问题了。咱们离目标越来越接近啦！”

消息是使她高兴的，但她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不无忧愁地说：“最近，井下的事故可不少啊！”

王忠民叹了口气说：“一般事故，总是难免的，井下不是煤就是石头，能少得了磕磕碰碰？要不说煤矿工作难搞呢！”停了停又说：“大庆式企业倒也不是要求不出一点事故，只要不出人命事故就行。”

“你得认真抓一抓安全问题呢。”齐娴说。她给井下受伤的人包扎或手术时，总好象自己身上有一根神经与对方连结着，感受到对方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。

“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关心，小齐！”王忠民盯着齐娴的眼睛，温存地说。

他喜欢齐娴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；不论她是高兴还是生气，这双眼睛都很吸引人。特别是她眼神里有一种少女般的纯洁、向往和羞涩，能使他追忆起那逝去的青春。啊，青春，一生中的如锦年华！可惜，他的生命在那段时间里并没有发光。现在他已经四十来岁了，生命才开始放射出熠熠光华，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大有作为的天地。也许，这才是他青春的开始吧？也正在这时候，齐娴出现在他的生活中，这大概不是偶然的。他需要眼前这个女人的爱情。单是事业上的成功，仿佛还不能充填他那空荡荡的心坎。迟到的爱情，也许比早年的爱情

更加炽热、幸福。

“我想和你商量件事，小齐，”王忠民似乎难于启齿；这时的他，和在几千人大会上作报告时判若两人。“春节，咱俩把事儿办了吧；那时候，大庆式企业也该命名了。”

齐娴有点慌乱。“嫁人”，这个问题终于提上了生活日程，而且嫁的是个矿长，这是她过去难以想象的。直到今天，她从没有把王忠民作为一个矿长来爱。有一次，王忠民谈起，有人要提拔齐娴当医院副院长，还要把医院树为全矿的先进单位。齐娴第一次发火了，质问他这些是什么意思。王忠民连忙陪笑，说这是别人的话，自己随便提起，决不是有意伤害她的自尊心。

王忠民见齐娴不表态，便站起来绕到齐娴身后，双手按在她肩上，低头亲了亲她的头发，柔声说：

“我在等待你的答复！……今天，你一定要回答我。……”

一个老工人突然闯进了值班室。他用右手托着受伤的左手，流到手腕和工作服上的血已经凝固。

这个不速之客的来临，把王忠民的愉快心情完全破坏了。要知道，今天晚上，他要把自己的命运和齐娴结合在一起呢。

“怎么搞的？”王忠民走过去问道，“叫石头砸着啦？”

老工人把受伤的手伸给齐娴，回过头来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问我们队长去吧！明明柱子没支够，就催着出

煤，好，石头下来了！”

“你们那个愣队长，真是乱弹琴。”王忠民忿忿地骂了一声，在屋子里踱起步来。

齐娴细心地给老工人解着血染的包扎布，忘记了王忠民的存在。

屋子里很静，王忠民的踱步声显得很刺耳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走过去看了看老工人受伤的手，说：“让齐大夫给你重新包扎一下，开个假条，好好休息几天。”

“需要拍片子，看看骨头伤得怎样？”齐娴轻轻地解开被血粘住了的包扎布。这是一件衬衫的前襟，上面有几粒贝壳纽扣。她知道，在井下，有谁受伤出血，旁边的人为了找一块比较干净的布来临时包扎，会毫不犹豫地扯下自己的衬衫前襟。

“给我把台灯拿过来！”齐娴想仔细观察一下伤口，她指挥起矿长来。

但是，王忠民已经走了。

二

星期六晚上，王忠民在齐娴的宿舍里包饺子。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弄弄吃喝，这本身就是一种享受。他渴望着早日结束那种孤独的光棍生活。

王忠民已经将小娟送回老家了，他怕孩子妨碍他和齐娴来往。齐娴以为王忠民是从她的工作考虑，对此不以为然。王忠民一再解释，说孩子放在奶奶身边可以得

到更好的照料，而他自己也就能将全部精力扑在工作上；等齐娴和他结婚以后，再把孩子接回来。

“为什么你不愿去我家里？”王忠民一面擰皮一面说，“如今，没过门的媳妇谁不往婆家跑？你还是个大学生呢，封建脑瓜！”

齐娴不置可否地笑笑。她至今也没有登过王忠民的家门，是怕人议论，还是因为其它，她说不清。

“定个日期吧，春节往我家搬，行不行？”王忠民又催了。

齐娴没有回答。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下不了这个决心。对于眼前这个人，她什么时候都愿意看到他。为了他，她对矿山的工作更加关心起来了。有一次，几个来看病的工人发牢骚，说矿领导只抓产量，不抓工作面的质量，有了产量，领导就能向上面交代，一好遮百丑，好象驴粪蛋，只图外面光……齐娴听了，很为王忠民抱屈。难道他一天忙到晚，应该得到这样的评价？她曾把听到的议论和自己的担心告诉过王忠民。王忠民听了哈哈大笑，说群众站在一个角度上看问题，领导看问题则要全面。他还说，下面的议论不会影响他的情绪，该怎么干还要怎么干。齐娴看到王忠民那样自信，又觉得不是滋味了，难道群众的看法都是片面的？事实是，井下的事故不少，说明群众的议论不是没有根据的。

王忠民看见齐娴默不作声，似乎有点心神不定，以为她是在结婚的问题上难以启齿，便笑着说：

“你呀，虽然三十大几，有时还象十八九的大姑娘那样羞羞答答，一点也不大方。有什么难开口的呢，同意春节结婚，点个头就行了。”

齐娴只是笑笑，没有点头。

王忠民放下了擀面棍，故意装作一本正经，说：

“怎么？求婚求婚，还真的要我跪下来求吗？”说着，一条腿就要向前曲过来。

齐娴闪身躲过，嗔怒地说：“谁要你来这一套！”

“那你就给我点个头！”

“让我再考虑考虑不行吗？”

“还要考虑多长时间？”

“快了。”

“好吧，那咱就等着，接受考验嘛！不过记住，我定的时间可是春节！”他又拿起擀面棍，为了表示一下亲热，用擀面棍在齐娴的鼻子上轻轻点了一下：

“给我到棉袄口袋里取支烟。”

王忠民的棉袄挂在墙上。齐娴取烟时带出了一封信，一看下款，竟是本矿寄出的，不禁奇怪地问：

“矿上的人给你写信干什么？”

“大概又是要求解决房子问题。”王忠民淡淡一笑，仿佛这样的信经常收到。“我还没顾得看。你拆开念念。”

齐娴给王忠民的嘴里塞了支烟，给他点上火，然后拆开信来看。看完，皱了皱眉，把信纸放在擀皮子的案板上。